茶事小记

□刘笑伟

春天来了。又可以喝到新鲜的绿茶了。

我喝茶没什么讲究,什么品类的茶都喝。有的朋友胃寒,不能喝绿茶。有的朋友则比较敏感,喝普洱生茶之类的,就会睡不着觉。我则没有任何讲究。红绿白青黑,什么茶都可以喝,什么茶都能喝出感觉。也没有因为喝茶失眠过。

我的故乡在大河之北。小时候,北方没有什么茶,有点印象的就是花茶。那时也没有"有效期"一说,家中的茶一藏就是数年,所以也喝不出个好赖来。说实在的,那时的经济条件也不行,哪有闲钱买茶,哪有闲时喝茶呢。

直到大学毕业后有了工作,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有了喝茶的基本条件。我1995年大学毕业后,被选调到香港工作。在1997年之前,工作地点一直在深圳。深圳是个讲究喝茶的地方,印象中一些有些名头的茶,都是在深圳喝到的。

广东人管吃早点叫喝早茶,讲究"一盅三件",就是喝早茶时泡一壶茶,再搭配上三种点心。吸茶的壶一般都是铜壶或铝壶,把一些常见的茶泡入其中,热气腾腾地端上桌来。早点比较常见的有肠粉、虾饺、叉烧包等,做得比较精致。早茶一般早上八九点钟开始,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有时就到了中午。

深圳经济特区是一个非常包容外来人的创新城市,生活在那里的,本省的潮汕人,外省的客家人等,都保留着喝茶的传统。很多公司或个人家里都有茶海。一般都是红木制作的,工艺精美,雕刻精良,不仅是喝茶的茶台,更可以作为一件工艺品来欣赏。

朋友中有潮汕人,更是把喝茶提高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高度。潮汕人崇尚工夫茶,让喝茶这种生活里的技术活儿有了仪式感,融进了精神的元素。所以工夫茶既是茶艺,亦是民俗,更是境界,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坐在茶海边,看主人表演泡茶的技艺,确实也是一种享受。什么"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之类的动作,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眼界大开。

喝过几次好茶。

一次是在福州。那大概是2010年前后,我去福州参加海峡两岸的文学笔会。一位来自台湾的作家来到某出版社会友,我也正好在出版社谈事,于是大家便坐下来喝茶聊天。这位台湾作家神秘地说,我这儿有存了30多年的铁观音,请大家品一品。我心中暗想,这不是过期的陈茶吗?只见这位作家神秘地从挎包里掏出一包装潢并不精美的茶叶,小心翼翼地捧起来,生怕掉在地上似的。没承想,开水一冲泡,室内立刻茶香四溢,当真是有了进入仙境的感觉。那种滋味比陈年老酒更令人难忘,至今回想起来还唇齿留香。

《花有花语茶亦含情》 王成华 作

还有一次,去首都机场附近一个朋友那里做客。这位朋友是退伍军人,性格豪爽,待客热情,非要拿出最好的茶来招待我们。我们有三个人,都是作家。朋友说,这泡茶的茶叶一斤上万元。作家朋友则回答:茶无价,人有情。品过之后,后背微微出汗,仿佛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轻盈感。

第三次是和朋友到他的一位友人家中探访。主人以普洱待客,并声称这一款普洱是清代光绪年间的。说着,便从一个古色古香的盒子里拿出一粒黑乎乎的茶膏。奇怪的是,这不大的一粒茶膏确实茶力很足,茶汤也很浓,并且冲泡多次也未见改变。或许,这就是时间之力吧。

其实在我看来,泡茶最重要的并不是茶,而是水。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的一次出差经历。那是2017年8月前后,我去江西于都出差,后来又去了附近的大余县。大余县有一座丫山,山上和山脚下均有清泉。午饭时分,我们来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饭店。服务员端上一壶清茶。初时并未在意。喝了一口,顿感清冽可口,茶香沁人心脾。问服务员:什么茶?服务员答,就是普通的本地产的绿茶,只不过泡茶的水是取自山脚下的清泉水。或许是酷暑天气口渴之时忽饮甘泉的缘故,这壶茶令我终生难忘,于是,我得出了正如好马配好鞍一样,好茶也要配好水的结论。

有一次,我和同事到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出差。住下之后,得知几十里地之外有一座神奇的泉眼。

知道了这件事,就动了取泉水泡茶的念头。我们专门驱车几十里,在茫茫大漠之间去寻找泉眼。大漠无垠。是时,正是五月天气,四周全是茫茫的戈壁,荒草还很矮小枯黄,并没有草原的风貌。越野吉普车在大漠之中,显得格外孤独。驱车几十里后,忽见远方有一处神奇的地方,这里竟然有一片树林,周围水草丰美,水鸟翻飞,绿油油的颜色与周边的枯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来到近处,只见大漠之上竟然神奇地出现了一个水塘。水塘显然是神奇的泉水造成的。只见水塘中,人们修建了一座莲花造型的宝座,泉水从莲花的正中间汩汩流出。这个莲花宝座离岸大概有两米多远,也就是说,在岸上想取到泉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群众永远是有智慧的。我们寻来一根长的树枝,在树枝的顶部插上塑料矿泉水瓶。于是就解决了距离与取水的最大难题。我们三个人扶着树枝,准确地对准莲花宝座上的泉眼,让泉水流入矿泉水瓶中,再小心翼翼地收回树枝,将矿泉水瓶中的一点点泉水,倒入事先准备好的塑料桶中。

取到泉水后,我们便返回住处。层层过滤之后,将泉水烧开,泡上红茶、绿茶细品之。遗憾的是,感觉水质还是比较硬,没有南方泉水的清纯甘冽。

"驱车几十里,装回半桶水。滤之再泡茶,清香存心里。"现在想来,喝茶与生活水平密切相关。试想许多年之前,人们吃不饱饭的时候,哪有什么心思喝茶?茶事虽小,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让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感恩的心,像春茶一样,散发出阵阵幽香。

刘笑伟,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强军 强军》《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等20余部著作,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第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奖,被评为首届"中国十佳军旅诗人"。

一个小兵的"任重道远"

□王维旗

1970年10月初,当兵不到一年,我由总后某基地兵站调往新组建的一所野战医院,任通讯班长。

医院刚组建,急需补充兵员。10月底,适逢一年一度的接兵任务,院务处领导派我参加上级组织的接兵团,前往山西省太原市接下年度的新兵。那个年代,接兵是妥妥的美差。因为当兵几乎是所有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接兵的人自然成了香饽饽。

接兵团入住太原市并州饭店,食宿条件极好,正餐八菜一汤,顿顿有细粮,简直是贵宾待遇。空暇时还能逛逛街、压压马路,感受异乡风情。对于山沟当兵、一天两顿高粱米的我,更是受宠若惊,好像天天过年。

可好景不长,接兵工作尚未具体展开,一天连长突然通知我代理排长,翌日前往古交区(今古交市),独自一人去接野战医院的新兵。

晴天一声霹雳,我立马蒙圈了,大脑一片空白。团、营、连部都在太原,接兵是有领导、有组织的团队任务,本是连、排干部的活儿,他们都是老兵,年龄在二十几岁到四十来岁,有较多的工作经验,遇到问题可群策群力,再不行还可逐级请示。而我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蛋子,小白一枚,啥都不懂,竟被突然委以重任,要独自一人前往偏僻山区,完成一个组织的工作任务。心里是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不由得暗暗叫苦。

服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即使"力小任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千里走单骑"了。

第二天上午,我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前往古交。途中要翻越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汽车像一头疲惫的老牛,一路哼哧哼哧爬行着,大约中午一点到了古交,我直奔区武装部。

武装部长已接到通知,所以在等我。他姓黄,人挺和善,40来岁。见面寒暄几句,在区政府食堂填饱了肚子,黄部长简要介绍了区里组织开展征兵工作的安排,并谈了古交区村落分布情况。任务很紧,说好第二天我们一起下乡,逐村开展兵源摸底。随后黄部长问我年龄、当兵几年了,我说19岁、当兵3年了,部长眉头一皱,两眼直勾勾盯着我,颇有狐疑,但没再问什么。我之所以虚报年龄军龄,也是老兵们的经验传授,担心部长觉得我就是一个新兵,在一些事上糊弄我,乃至接兵任务不尽如人意。

第二天早饭后,黄部长和另一位干部老侯陪同我走向大山深处的村落。那时区武装部长公干外出,也是公交或"11路"自驾,且各村根本没有公路,只有河套和羊肠小道。村里人外出,能搭上个顺风的毛驴车,已算不错了。

有黄部长和老侯带领,我的压力一下释放不少。路上我们边走边聊,不时观望身边的自然面貌,一如当下的深度游,完全不觉疲惫,似乎还挺享受这辛苦的跋涉。

到了第一个村,黄部长找到支书,彼此问候,把我介绍一番,再谈征兵任务,提出具体要求,然后征求我的意见。古交土话晦涩难懂,尽管竖着耳认真辨听,我依然云里雾里,似懂非懂。但我默默观察,看他们见面怎么寒暄,什么动作表情,怎样沟通,讲了哪些内容,以及如何跟适龄青年见面聊天,工作结束临走时怎样告别。走过一两个村,对整个流程有了大致了解。

第二天刚到一个村,黄部长告诉我,村里接到区里电话通知,要去市里开会,他和老侯不能再陪同,只能我一个人"继续革命"。征兵任务刚开了个头,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没了依靠,没人指导,也无法和连里取得联系,我成了山川异域的独行者,要面对未知的诸多考验。

古交人烟稀少,走在山里半天遇不到人,山里面还有狼,遇到狼怎么办,怎么和狼搏斗……想到这些不由得心里怦怦直跳。为确保自身安全,我每天日出而行,日落之前赶紧在村里安顿下来。

由于没有地图,一路怎么走全靠问。每去下一个村,都是老乡事先指引,半路碰到人再问。一个人在山里马不停蹄地行走,单调而乏味,机械而惯性,只为完成压力巨大的任务。

我一路轻装简行,一个军用挎包装着笔和本,一张军人通行证,算是身份证和介绍信,每到一个村先亮出来验明正身,自我介绍。我效仿黄部长,直接找支书或队长。征兵的事各村早已知晓,所以一般直奔主题,书记介绍村里适龄青年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面貌、文化程度、本人现实表现、当兵意愿等情况,我一一记录完整。然后和适龄青年见面,交流互动,宣传保家卫国神圣、报名参军光荣,观察他们的身高、相貌特征、语言表达、性格特点,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家庭成员、生活水平、思想倾向等等。适龄青年也提出了很多问题:部队在哪里?东北冷不冷?服役期几年?多长时间能回家探亲?部队有什么纪律要求,等等。在保密前提下我尽量解答,以激发他们报名参军的热情。夜晚,山村静谧,我住的老乡家院里往往人声不绝。

对报名的青年,我还要登门家访,详细了解家庭情况,父母长辈的态度想法等等。老乡们很质朴,有位七八十岁的老大爷竟称我老王,让我不知如何是好,觉得实在是承受不起。他们对我的尊称,其实是对解放军、对红帽徽、红领章和绿色军装的崇敬,是对接兵任务的看重,也让我更加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了一定要把接兵任务圆满完成的信心和勇气。

家访赶上饭点,书记或队长都要派饭,就是安排到老乡家吃饭,而能派客饭的老乡家,条件相对好一些。村民民风淳朴、待客实诚,往往会把留着过年的一点细粮拿出来,接待我这个不速之客。而村民们常年以山药蛋(土豆)和杂粮为食,白面是他们过年的念想。不管到谁家吃饭,老乡都像招待贵客似的,包饺子或擀面条。尽管我一再说特别爱吃山药蛋,可老乡觉得那是他们的饱腹之食,白面才是待客之道。有的老乡家没有细粮,就用莜面做"猫耳朵",唯恐怠慢了我。有时老乡家小孩儿眼巴巴地看着我的饭碗,我实在难以进食,就把饺子拨到小孩的碗里,老乡却一把抢过来,再放回我的碗里。

不管吃什么,按部队规定,一顿饭都是一毛五分钱、半斤全国粮票,这是战士公务外出派饭的付费标准,也是纪律。尽管老乡都诚惶诚恐地推辞不要,但部队纪律坚决不能违反。

独自承担接兵任务,一开始感觉泰山压顶,望不到工作的尽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我一步一个脚印丈量着高山大川、羊肠小道,完成一个、两个、三个村的摸底后,心里渐渐有底。但毕竟任重道远,我不时掐指盘算还剩下多少个村,还得多少天。就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当完成最后一个村的摸底,我顿时如释重负,二十多天的压力瞬间灰飞烟灭,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二十多个日日夜夜,我苦行僧一般踽踽独行,咬牙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完成接兵任务。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其实是未曾任重道远时,任重道远谁都愁,唯有前行解忧愁。我为自己的任重道远感到自豪。

紧接着,组织政审合格的应征青年到区医院体检,体检合格后,最终选定40个人,由区武装部发给"入伍通知书",新兵领取军装被装等用品,待命出发。

离开古交时,黄部长又问起我的年龄。接兵任务完成,我已无需担心,便如实相告。黄部长听后笑着说:我说怎么看你也不像19岁呀!

11月底,40个新兵前往太原,与接兵团其他所有新兵会合,乘坐闷罐列车,驶向远方的军营。

看着穿上军装的40个新兵,我心中无限感慨。他们是我二十多天孤独寂寞夜以继日工作的回报,是我圆满完成接兵任务的见证。新兵的年龄都比我大,最小的也近19周岁,可我一个小兵把他们领进了革命大熔炉,让这些大山里的青年成为一名军人,开启了全新的人生旅程。

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退路必然前行,没有选择就是选择。唯有全力以赴、向前而行。人的潜力在重压下是能够超常激发的,小马拉大车就是潜能的超常释放,只有树立战胜困难的自信,才能把不可能变成完全可能。

50多年过去了,接兵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我经历了同龄人不曾经历的任重道远,却也收获了"天降大任"后的历练成长,始终在坎坷不平的人生旅途上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逛菜场

□张颂华

武汉方言话语系中有一个很精妙的字,而且常和饭字结合,形成"舞饭"这样一个别致的词。

记得有人曾对"舞饭"一词做过妙趣横生的解读,先是诗解:"做饭本是烦心事,舞饭却如独舞场。煎炒蒸煮满眼春,色香味美天地广。锅碗瓢盆声悦耳,慢三快四意未央。"尔后进一步释义:"做饭这件事情,虽有生命之重,却琐碎繁杂,劳神费力,一般人都不太愿意上位,因此便有了'饭来张口'的图轻快的生活梦想。这里人却把'做饭'升华为'舞饭',将灶台变成舞台,将劳作变成内心艺术殿堂的神圣……"

对"舞饭"的这一解读,确实令人油然而生一种神圣感和艺术感。

当然,"做饭"虽然升华为"舞饭",但琐事终难简化,买菜、洗菜、切菜、炒菜以至饭后的洗碗、收场,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人间有味是清欢。菜市场可以说是一座城市里最接地气也最有烟火气的地方,简单纯粹却又让人无比留恋。它宛如一幅生动的市井风情画卷,徐徐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流连忘返。

每个清晨,菜市场总是最先苏醒,和朝阳一起鲜活起来。当我们和市场里的人摩肩接踵,它就像被注入新鲜血液的心脏,开始热烈地跳动起来。那熟悉而亲切的嘈杂声,如同磁石一般吸引着我,那是人间烟火最真实的旋律,是生活乐章中最动人的音符。

"过来了!要点什么?""称多少钱的?""这是刚出锅的馒头……"走进菜场,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便扑面而来,摊主们热情地招揽着顾客,生活的热闹与喧嚣由此铺展。最常听到的吆喝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每听到这样的吆喝,我都想发笑,这哪是在卖菜啊,分明是在撮合一对可遇不可求的姻缘——态度诚恳,心情急迫,生怕一转身,那位帅哥佳人就会消失了去。

一排排摊位看过去:带着露水的蔬菜码放在篮里筐里,整整齐齐,鲜活养眼;野生的猕猴桃、红红的柿子上市了,透着香甜气;猪肉、羊肉一块块吊在肉架子上卖;羊角辣子正用绳子串着,现串现卖;香菜、大葱一小把一小把捆起来,路过的人无须多费口舌,在篮里放一元钱,拿起一把就走,方便省事……在菜市场,你可以体味到活色生香的小时光。

我边走边看,边听边感受。从东头到西头,再从西头逛回东头,耳畔始终回响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以及不时传来的欢笑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犹如一首动人的生活交响乐,让我深深陶醉其中,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却不只是为了吃饭。孟子说:"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而失大也。"专恣口腹之欲,在孟子看来是因小失大。好好吃饭,是为了好好生活。苦辣酸甜咸吃在肚子里,食物中的五味,就像人生的悲欢冷暖。

我尤为喜欢在菜市场中悠然自得地漫步,目睹熙熙攘攘的人流和琳琅满目的食材,耳闻各种南腔北调的叫卖声,喜形于色地挑挑拣拣。与摊主们闲聊几句,听听他们讲述蔬菜的种植艰辛与水果的产地故事。这些看似平凡的对话,却总能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真实。有时,还会遇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或是邻居,或是朋友,大家在市场里相遇,总是少不了几句亲切的问候与寒暄,让这份平凡的相遇充满了温情。

在菜场,我总能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有时,是一位老奶奶手工制作的豆腐,白嫩细腻,豆香扑鼻,让人品味到岁月的醇厚;有时,是一筐刚从乡下运来的土鸡蛋,个头饱满匀称,色泽金黄诱人,惹人喜爱。菜市场弥漫的是浓浓的烟火气,上演的是温馨的市井人情,品味的是老百姓的真性情。它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让人感受到生活的韵味与多彩。

菜场是菜的交易场,更是一个小社会。只有逛了菜场,你才能真正懂得什么叫过日子,什么才是踏踏实实的生活。在这里,我看到了勤劳的力量,看到了希望的火花。而我,也在这一次次地逛菜市场中,学会了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学会了用心去感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不久,装菜的拖车沉甸甸的,太阳也已升得老高。我哼着小调,拉着满满的拖菜小拉车走出菜场,心中充满了满足与喜悦。我知道,这些食材将变成一顿丰盛的晚餐,让家人在忙碌一天后能够享受到家的温馨。而我,也在平凡而又真实的幸福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确幸,感受到了生活的无限美好。

退休这些年,网络信息便捷,武汉三镇、江南江北,无论是武昌徐东商圈、武泰闸综合市场、白沙洲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或是汉阳王家湾商业圈,或是青山三弓路蔬菜批发市场,还是汉口天声街、山海关路、陈怀民路和集贤路菜市场,我都兴致勃勃去逛过。

我爱逛菜场,因为那里有着我最真实、最质朴的生活体验,弥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和温馨的市井风情,呈现出最质朴、最动人的生活场景。在平淡中,我品味到了生活的另一番乐趣。

家人和朋友们有时电话、有时微信语音呼我,在哪呢?在干啥呢?我傲娇地大声回答,我在逛菜场呢!哈哈,我知道自己就这点出息,就这点奢侈!

月亮,星星和太阳

(外一首)

□袁静

孕妇的肚子贴在天上
这不是曹元朗的诗
月亮
藏着多少神秘
吴刚伐桂,玉兔嫦娥
每每升起,海角天涯
秋思或乡愁
笼罩着浅浅的清辉

天上的精灵总在眨着眼
这不是萤火虫的光
星星
指引着光明的路
我的父亲,在遥远的星球上
用一颗心,平常心
飞到未来世界去旅行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
别怕!我在身旁
太阳
虽仅是一颗矮黄星
晴还是雨,每天
它都在奋力地发光

不管多远的远方
无惧风雨,我在身旁
如果错过了星星,别流泪
把握月亮
如果错过了月亮,别沮丧
记得早起
明天,依旧升起太阳

苏州偶感

等你,在黄昏
在秋意渐浓的黄昏
华灯初上,秋虫低吟
石湖一泓秋水,水面如镜
你来或不来,静静地
她在这里
尤其这残阳如血的黄昏
半湖瑟瑟,半湖火红
刹那,永恒

等你,在邀约计划外
在邀约计划内,等你
永恒,刹那
远山的灯火星星点点
那是吴越宫中
悬挂的耳坠子泛起的光

你来了,朋友
摇一柄桂浆
范蠡的木兰舟
在九月一串的月色里泛波
越城拱桥上
打一柄油纸伞,结着丁香
着粉色旗袍的西施
正袅娜娉婷走过
这雅集,不思量

姑苏城外
寒山寺雄浑的暮钟
隐隐穿越千年
蓦然回首
秋色斑斓

月光海里的褶皱

□陆令寿

在来到广水月光海前,我同很多人一样,笃定李白的《静夜思》写于扬州游历生病时。言之凿凿的说法与文献,似乎已将这一定论深深烙印,让人深信不疑。毕竟文献记载,《静夜思》创作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十五日的扬州旅舍,那时李白二十六岁,同日同地还创作了《秋夕旅怀》。可当我站在广水月光海的岸边,心中原本坚如磐石的定论,却如薄雾般渐渐模糊。

月光海的前身是依托1958年建成的徐家河水库雕琢而成的湿地公园,如今已是热门旅游地。那天,我登上游轮,在月光海中游弋。眼前烟水空蒙的湖面,美得让人窒息,时间仿佛都停住了,脚步也变得迟缓。极目远眺,蓝天无云,湖面波光潋滟,金银光芒交织,这般澄澈天空、广袤大地、灵秀山水,摄人心魄。隔着月光海,能隐隐望见对岸墨绿如黛的寿山,它与安陆的白兆山遥遥相对,浩渺的溳水在两山之间悠悠流淌。

"喏,那就是当年李白写下《静夜思》的地方。"同行的广水作家黄海卿指着寿山说道。黄海卿虽身材不高,脑袋却显得格外大,里面装着的,是他用双脚无数次丈量过的广水的每一寸山山水水。谈及李白,他滔滔不绝,满是热忱与自豪:"毫无疑问,李白的《静夜思》写于寿山。"他的话语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自信。

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常自叹"孤剑谁托,悲歌自怜"。他来到安陆,娶了前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许紫燕,在此度过十年。这十年,他在岁月的蹉跎中游乐,在山水的环抱中陶冶心情,在酒隐的生活里实现精神的升华,最终成就了后世的无上辉煌。他以安陆为中心,足迹遍布周边,寿山自然是他常去之处。在那个寂静夜晚,他落脚在寿山麒麟阁附近客栈,皓月当空,银白的光辉洒下,李白触景生情,于是《静夜思》诞生。

黄海卿说,从前广水没有月光海,水库形成前,这里有月光河和月光湖村。聪明的广水人将水库改名为月光海,看似与李白《静夜思》巧妙嫁接,实则并非牵强。内地人少见大海,内心向往,所以喜欢把湖称作海,像蒙古族人称湖泊为海子,北京有什刹海、中南海,云南有洱海。关于《静夜思》的创作地,安陆和广水一直争论不休。古书记载寿山曾属安陆,从某种意义上说,《静夜思》既是安陆的,也是广水的,更是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瑰宝。

从旅游角度看,先下手为强很重要。赤壁之战发生地之争多年,文武赤壁之争,咸宁人和黄冈人各执一词。实际上,当时战线长,长江南岸的黄州、江夏、蒲圻都曾是古战场。蒲圻人将蒲圻改为赤壁,木已成舟,原本无定论之事仿佛成了定论。做旅游,宣传重要,但实际行动与落实更关键,只有落地生根,才能开花结果。事易时移,1000多年前的事情有的确实很难说得清楚。

夜晚,我宿于月光海湖畔木屋。躺在柔软的席梦思上,万千思绪如潮水般涌来。1000多年前那轮照耀过李白的明月,正以同样的倾角穿过我的窗棂。

望着窗外明月,不禁猜想:李白写《静夜思》时,或许也是这样温厚宁静的夜晚。他或许听到远处悠扬箫声,徒增忧愁,脑海中浮现出慈母白发、江南春闺遥望、稚儿啼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这些记忆似真似幻,缕缕相思愈发浓烈。于是,《静夜思》脱口而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他大概没想到,这首无意之作,竟被后人收进历史典藏。窗外影影绰绰的寿山,宛如饱经沧桑的老人,默默唤起这一带山水的文化记忆。山顶有巨石孤矗,刻着"李白赏月石",与之对应的山下,也有一块花岗岩巨石,刻着"静夜思诞生地",这是广水人对《静夜思》归属的有力宣示。

李白一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足迹遍布大唐多地。李白与李白文化的争论,永远说不完。明代李贽曾说:"蜀人以白为蜀产,陇西人则以白为陇西产……死之处亦荣,生之处亦荣,流之处亦荣,囚之处亦荣,不游不囚不流不到之处,读其书,见其人,亦荣亦荣,莫争莫争。"

我今晚多希望做个梦,把诗仙请回来,问他《静夜思》究竟写于何处。恍惚间,仿佛听到他说:"我一生都在旅途,写了很多诗,《静夜思》写于何处,我也说不清了。"

离开时,回望这片水域,月光海不是终点,而是液态记忆的起点。带走的不是确定答案,而是千年月光留下的印记。那些争论与追寻,化作一面镜子,映照出仰望明月的灵魂、乡愁的形态和诗歌的魔力。月光海教会我们:最美的答案,或许就是永远保持追问的姿态。